蜀中廣記

一六

爲郢人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𧆞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𧆞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駮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

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
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
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
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
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
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
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
反聖人之訓乎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

詆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大畧言尚正聲放姦聲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歴數十年惟作大吕廢黄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自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

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于州門
外在位三年以疾請還尋為國子祭酒卒謚曰肅
羅研字深微成都人有文學為梁益州刺史鄧元起屬
吏會蕭元藻以私憾殺元起而誣以反研詣闕訟寃上
贈元起征西將軍後刺史蕭恢聞其名辟為別駕時羣
盜大起或嘲之曰蜀人貪禍樂亂一至於此對曰蜀川
積弊實非一朝今百家為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而窮迫
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吏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怪

者若家畜五母鷄二母彘牀有百錢布被甑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接館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後為散騎常侍

衞文昇資中人山獠作亂文昇單騎造其營諭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十餘萬上大悅以為遂州總管

唐

朱桃椎新繁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

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臝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茗置於其處各自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語不荅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欲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科條薄賦斂清靜以綏其民蜀郡大治每遣人存問挑椎輒走林間自匿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人隋末以罪徙西
域神龍初遁還客于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流入于
腹迺生白於彰明縣因以白名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
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刺史見白異之曰是
子天才特英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劒為
任俠輕財好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崔叔明
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
善筠被名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

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羮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其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其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燕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韡士素貴倨太子呼為兄諸王公稱為翁而白以厮役視之甚以為恥摘其詩語以激怒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傲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未幾永王起兵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幷州一見郭子儀而奇之謂必能立蓋世功子儀犯法當死白營救得免至是子儀以百口保白不反且請解官贖白罪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又為仇人所搆繫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潯陽訪白聞其在獄釋其囚而辟之以為叅謀未幾
辭職往依當塗令宗人李陽冰代宗立召為右拾遺而
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溪至姑孰悅謝
家青山欲終而宅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
范傳正往祭其冢禁樵採又訪公後裔惟二孫女已嫁
為鄉氓妻范召入見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
青山欲與謝玄暉為隣頃葬東麓非其意也傳正為改
葬之立碑焉欲以二女改妻仕族女曰孤窮失身命也

再改則非人倫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傳正歎息久之
沈如琢崇慶人性至孝母嘗患消渴非時思食桑椹遍
求不得宅東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遂愈後母亡毀瘠
廬墓有白鶴來棲墓上天寶二年旌其門
王先成彭州軍士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急先成度建
諸將惟王宗侃最賢因往說之宗侃以白建建大悦遂
解圍民得歸業先成後為刺史
孫逢吉成都人博學尤善毛詩孟蜀時為國子博士檢

校刻石經于蜀學同郡林罕亦擅文學著說文三十篇目曰林氏小說附刻于學宮

宋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宋初登第知吳縣與長洲令王禹偁相唱酬傳誦蘇杭間後並名赴闕太宗試其文以為著作郎直史館會有詔求讜言處約因論三司之制非古請依六典舊儀以錢刀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分任二十四司可以集事不然則金部倉部安知儲廩帑藏

之盈虛司田司川執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弊況就三司之中更復分置僚屬則愈為失真故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之為便也久之受詔巡撫荆州路淳化中卒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十卷題曰東觀集

梁鼎字凝正華陽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累遷殿中丞通判歙州徙知吉州以強幹特賜緋魚犀帶記其名於御屛淳化中上言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

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浸成
苟且之風請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而
民受其賜咸平四年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金紫是
時三司嚴督逋負有久被留繫者上命鼎按籍詳定多
所蠲免踰月拜右諫議大夫度支使以議鹽法與西北
諸轉運使相戾遂中飛語罷度支使守本官景德初知
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鳳翔以居憂
哭泣傷目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鼎為人磊落尚氣節

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攻篆籀八分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

王永華陽人為右補闕吳越納土永受命往均賦悉除無名之算太宗詰其多弛永曰使新附之民蒙天子仁恩臣即得罪死不恨矣太宗大悅永孫罕

王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者多不以實罕以暇時履畝圖其高下及訴至按圖驗之皆不能欺時范仲淹在潤州奏下其法于諸州西方用兵每

科箭羽於東南富室積貯逐利羽價湧騰罕乃下令官自積以輸軍實民但出錢佐費遂不為患累遷戶部判官受詔修太宗別廟中貴人遂因虛材更造罕不聽但飾其丹漆易一楹省緡錢十餘萬出為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適行部潮州歸至惠州惠之惡少年方謀乘機為盜罕因令邑尉增弓手二千人三老發里民為兵各二百人有方畧之士許以官秩金帛使為甲首久之無有應者會有羣盜擴奪婦人釵珥罕悉捕斬以徇

曰此皆三老發為兵而不肯行者耳於是里民皆恐得兵六百餘人尉部弓手亦至數百遂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隷行伍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旂順流而下至廣登峙營于東門智高相去三十餘步竟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賊遂解去是時南道斷絶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乃逭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稅尋復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而儂宗旦復據險聚衆罕乃呼宗旦子日新諭之曰汝父內

為交趾所仇外為邊將希賞之餌何不擇利而為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刑威而剖斷如神監司上其治狀勅書襃諭賜絹三百疋以光祿寺卿卒兄子琪珪珪少孤敎養於罕及貴罕與之書每以盛滿為戒云

王琪字君玉少善詩歌以進士起家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嘗侍晏太清樓帝命諸臣作山水石歌琪以稱旨襃賞通判舒州

會歲饑請賑未報琪遽發公粗以身任之不敢累守也
累遷龍圖閣待制出知江寧府先有兇徒數縱火爲姦
利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乃作賞捕之法盡得而誅之
火患遂息官終判太常寺以禮部侍郎致仕琪性孤介
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
以沽名卒以待客濶畧致謗然終不恤也卒葬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窆葢異數云
王珪字禹玉琪從弟也弱歲奇警琪讀其賦而歎曰騏

李建中成都人太宗時進士累官太常博士表陳時政
終判太府寺建中性簡靜恬於榮利善書札篆隸
句中正華陽人孟蜀時舉進士歸宋補曹州録事參軍中
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所不工太宗時嘗獻八體
書名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詔詳定篇韻及雍熙廣韻
郝逢成都人幼好學不以寒餒為憂咸平中蜀亂賊求
書生授官不從者戮逢詞氣不屈賊怒引出斬之臨刑
三問終不改操賊乃釋之

任玠成都人通五經緯候音律琴奕丹青皆得其妙真
宗召試學士院玠撰詩一千二百韻以進賜進士授汝
州團練推官玠具野服捧告身詣登聞鼓院納還而歸

李定郫縣人好古力學志不願仕養二親以孝聞累舉
孝廉不就日以詩酒為樂自號虛舟子蜀中累值兵火
經籍不完天禧中詔天下收集書籍定率先投牒監中
羣書多出其家

彭乘字利建華陽人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

閣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西歸久之以薦試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歷秘書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守鄉郡自乘始官終翰林學士仁宗嘗名乘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未嘗自言何耶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耳帝嘉之及乘病勑醫診視賜以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乘質重寡言不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刋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

工先是開寶間成都羅居通葬母廬墓有甘露芝草之祥大中祥符間資州黃德輿躬自負土以葬其親甘露湧於墳側及乘塋父亦有甘露降於墓栢人以為孝感云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少有異才澹於名利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于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

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
故事殿廷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
得寘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
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
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西安主簿西京
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為東監直講名試學士院當得
館閣校理而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勘人為憤鬱而鎮
處之晏然遷起居舍人知諫院上言周以冢宰制國用

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為便契丹使至虛聲示強大臣益募兵以塞責鎮言備天下者莫如寛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殘民養兵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矣仁宗天性寛仁言事者競為激訐以要譽鎮獨務引大體非闗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皆不論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及執

中嬖妻笞殺侍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方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犴獄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乃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禁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至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于御臣之術為兩得矣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莫敢先言鎮獨奮然請擇近屬

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疏奏文彦博訊其何不謀于執
政鎮曰若謀而不可是豈得以中輟乎章屢上不報執
政以其希名干進鎮貽以書曰凡天象見變當有急兵
鎮不死職當死亂兵此乃擇死之時耳又何顧於希名
干進之嫌哉及疏下中書鎮又言曰陛下得臣疏不以
留中而以付中書是欲大臣奉行也而大臣畏避設辭
拒臣者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夫中變之禍不過一死
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願

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尋除鎮兼侍御史鎮固
辭執政諭之曰今者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論事者
當以是非不以難易若論今日難於前日則安知異日
不難於今日乎鎮見上面陳者三上章者十九鬚髮為
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院修撰同修起
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然每因事未嘗不申前議
及英宗既立詔議追尊濮王典禮而鎮所議與兩制臺
諫不合復詔禮部檢詳時鎮方判太常寺即率其屬上

言曰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于濮王則其失豈特漢二帝之比哉凡稱帝若考若寢廟者皆非是執政責之曰今方檢詳何遽列工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而即以聞者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神宗時鎮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通政銀臺司會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于盛漢最為近古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

為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喻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之矣豈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詔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亦封還帝乃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又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遂請解銀臺且云今之言青苗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然此什百萬緡者非出於天

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也益一出於民耳民猶
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盡其水也
疏凡五上多指斥王安石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
戶部侍郎致仕鎮得請告因以表謝其畧曰願陛下集
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
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乃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
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
其賜無智名無勇功斯可矣若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哲宗立韓維上言鎮在仁宗時首建發
儲之議因拜端明殿學士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固辭
改提舉崇福宮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
年八十一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鎮生平與司馬
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宋之歲取士減任子及甄
別宗室之賢者以補外官皆鎮之本議鎮清白坦夷
遇人以誠而恭儉慎默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
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每奏補恩澤先宗族而後子孫

兄鎡卒于隴城鎮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遂徒步求之於兩蜀者二年既得而驗之曰吾兄胸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四乳乃名曰伯常鎮少學於鄉人龎直溫直溫子昉卒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鎮之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而契丹高麗咸誦其文少嘗作長嘯却敵騎賦晚年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後每使者至遼必問蜀公安否

范百禄字子功鎮兄鍇之子舉進士第又舉才識兼茂

科治平間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昔漢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葢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禮也若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以起也熙寧中舉為御史辭不就提點川東利梓路刑獄熊本裨將賈昌言欲殺降夷為功百祿諭之不聽仍往諭本本矍然檄止乃尋名知諫院是時方行實法許告匿戶百祿諫曰許人告訐人將為仇然

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累遷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呂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必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曰塘濼有限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況先帝明詔柰何動揺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

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奸邪以類相反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上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越數月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祿曰分祭者三代之禮也成命所誦祀天配地均歌此詩是猶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

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祀為恭於是乃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入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而溫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為必爭之地若賊騎時出我何以畊雖欲棄之為費已甚帝皆從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

范祖述以廕知鞏縣縣有南山水為患祖述導之入洛

遂得安流文彥博稱其能再知台州奏罷黃柑葛簟之
貢主管西京御史臺會靖康之難避地汝州汝州守趙
子櫟邀與共守募兵完城為必死之計於是旁郡皆陷
惟汝得全
范祖禹字淳父一字夢得祖禹將產母夢一偉丈夫入
寢室自稱漢將軍鄧禹遂以為名祖禹少孤撫育於叔
祖鎮因而自傷每歲時親朋慶集輒慘怛若無所容閉
門讀書不預人事登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資治通鑑

於洛凡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
王安石作相其弟安國與祖禹友善每諭以安石愛重
之意祖禹終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杜門謝客獨厚祖
禹接待無間及疾篤授以秘疏大抵極論安石誤國及
新法之害弼卒祖禹上之神宗時累官著作郎兼侍講
哲宗既立祖禹上疏宣仁后其畧曰即吉方始服御一
新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
動宜有法又以有詔夏暑罷館因復上言今日之學與

不學乃係他日之治亂且凡人之進學莫切於少時今
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能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
也久之名拜諫議大夫上書太皇太后乞以天下之勤
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使
異日衆說不得惑小人不得進蔡確既得罪朝議欲加
遠竄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者六十餘年矣
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恐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
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為黨確去之則刑罰

失中人情不安也是時大臣欲于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不當兩用新舊而兼存之以壞紀綱又言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不可不擇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使吏部取當為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名而察之以次表用至縣官則令監司考課終歲之後較其優劣以為黜陟時閣禁中覓乳媪祖禹

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
太后保護上躬既而太后諭祖禹以外議虛傳祖禹復
上疏其畧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言
之何及願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迨宣仁太后殂中外洶洶是時祖禹為翰林學士乃奏
其畧曰先后有大功於天下有大德於生靈然羣小怨
恨亦不為少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離
間者不可不察也且先后因天下人心之變而更化既

改其法則作法之人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惟陛下辨析是非深拒邪說其有以奸言惑衆者付之典刑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他日又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曰中國復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小人之情專為利則不便於公專

為邪則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上不報忽有旨名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名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追改因請對其略曰自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用羣小已布中外不可復去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太后起而收之天下之民如解倒

懸惟是向所斥逐之人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
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
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熙寧元豐閹官李憲王中
正宋用臣輩用事為國斂怨而所名十人中有兩人乃
憲與中正之子其子既入其父必且復入願陛下念之
是時已興紹述之意將有復相章惇之兆祖禹力言其
害不聽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追論其
修實錄詆誣并諫覔乳媪事貶武安軍節度副使連安

置昭永賀賓而卒祖禹平生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假借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每進講必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燦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奇警讀書五行俱下登進士上第以集賢校理爲開封府推官剖決如流仁宗愛其才欲置之侍從執政以其年少不用再遷知興元府守藏

吏告以纖被盜竊繪視其迹即呼戲猴者詰於庭爲盜
者猴耳府中以爲神在郡獄無繫囚神宗時歷知諫院
會詔遣内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即
位陝西之使不遣館閣臺省之士而遣中人何以示天
下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以所厚曾鞏爲史官
繪劾奏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帝爲寢其命繪亦罷
諫職改兼侍讀繪因滕甫固辭帝詔甫曰繪迹孤遠立
朝寡援而不畏强禦知無不爲朕固信之篤矣今日之

除益以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故令少避耳卿其
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耳經筵豈姑息之地
乎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是
時王安石用事賢人多謝去繪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
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者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及行免役
法繪陳其十害安石命曾布疏其說詒繪分析繪執意
愈切遂罷為侍讀學士官終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
繪為吏敏而強常主愛利而疏曠以是見廢然表裏洞

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也今專一事
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也今
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也今進其類則
疑為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
都知王守忠以造祭器之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
俸郑言守忠內官勞薄賞重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
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
許如正班守忠遂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郑又言祖宗

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孟氏入朝太祖觀蜀地圖以玉斧畫大渡為界曰此外吾不有也是以至今無西南夷之患今若建城邑於河外敵情自此攜貳邊隙開矣尋改提舉成都茶馬先是崇觀間提舉官變壞熙豐之法歲以所入進羨餘由是吏緣為奸市馬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累進秘閣修撰中大夫卒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為曲水令會神宗即

矣遂以太子中允歸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司
馬光曰吾聞志不行視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
土芥者今於之郤見之范鎮亦曰之郤位下而言高學
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我歎然
成都箍桶翁者不知其名氏伊川先生侍父太中公見
其挾冊箍桶於成都就視之則易也因問未濟男之窮
曰三陽皆失位也遂質所疑酬答如響問其姓名不告
而去後伊川因袁滋問易答曰易學在蜀又嘗見賣醬

者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皆蜀之隱君子也

鄭少微華陽人字明舉元祐中進士是時蘇軾知貢舉得少微與古郫楊天惠隆州李新號為三雋少微宣和間論時政坐廢貧無田宅寓居金繩院十五年不屈其志學益古文益工後徙居臨邛自號木雁居士官至朝請郎有集行世李新字元應為資州司録嘗作墨竹賦為東坡所賞又同時安陽有劉涇字巨濟王安石重其雋才薦於朝歷官國子監丞元符末上書名對除職方

郎中卒涇為文奇怪往往為人排斥躓而不伸益黄庭
堅之友
杜翊世華陽人紹聖進士通判懐遠軍靖康初夏人入
寇奄至城下翊世與知軍劉銓率衆守禦謀徙妻子於
長安妻張氏曰寧同死此及城陷賊脅使降翊世瞋目
叱之舉家皆投烈焰中死事聞贈朝議大夫表其所居
曰忠義坊
陳佑仁壽人熙寧進士官至右司諫劾論章惇蔡京郝

隨鄧洵武之罪忤旨出判滁州後入元祐黨籍同時資陽人茍簡與弟聳同聲對策排斥奸佞為蔡京所殺

申積中成都人申起之子在襁褓中楊繪乞為子稍長知出申氏絶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繪盡孝及繪卒有二男一女積中為之畢其婚嫁始歸本姓蜀人以純孝稱之翰林學士許光凝守成都以其事薦於朝名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事道卒詔官其一子

宇文虛中字叔通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累遷中書舍

書定三鎮界至明日虛中復往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色變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於是乃解兵北去金兵既解言者遂劾虛中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竄韶州二年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副以楊可輔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副以王貺時二帝皆辱於北庭矣明年春金人并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義不敢還於是虛中獨留

宇文紹節字挺臣初以嗣祖蔭補官後登進士第累官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冑方議用兵紹節至郡修築古城舠造砦柵專為固圉之計或譖于侂冑紹節但為城守無益用兵侂冑貽書讓之紹節報曰公有復仇之志而無其畧有開邊之害而無其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是計非所敢知侂冑得書乃以李爽知廬州召紹節為兵部侍郎知鎮江及吳曦據蜀趣名紹節西討紹節至闕乃請以密旨授曦隨軍轉運安丙丙果奉旨誅

曦乃以紹節權兵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卒上嗟悼為之改日朝享贈少師謚忠惠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與兄㷚弟棐俱有時名號為三鳳㮚政和五年進士第一累官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横十五罪相繼七章并及其黨胡年胡益等皆罷㮚亦出知秦州欽宗復召累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還言金人怒割三鎮之緩於是百官議從其請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棄之且金人變詐莫測即割而

立累贈大學士官其孫七人

黄哲華陽人崇寧進士累遷宗正寺少卿金人陷都城索玉牒哲貯以陶器坎地而藏以是得完高宗即位被旨迎玉牒及幸維揚哲言宜幸金陵為朝論所沮除國子祭酒金人冦淮車駕倉卒渡江莫有扈從者哲獨朝服乗馬以隨金追執不屈而死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畧司公事金人深入革帥

兵解遼州之圍已而出使尼堪軍庭揖不拜因責其貪
利敗約尼堪少屈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利害對曰金
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為備詔以為武
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僊聞金人
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后
妃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
院置賑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
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於同文館所合已數萬多兩

浚進次臨平傅正彥戰敗脫遁浚與顧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浚正彥走閩中命世忠追縛與其黨皆伏誅初浚在秀州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者賞格也然僕河北人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第見公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一死囚徇於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嘗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始關陜嘗恐

金人入陜窺蜀蜀若失守則順流而下東南必不可保矣遂詔以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浚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浚請任陜蜀事置幕府於秦川别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旋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諸將莫肯相援浚出行關陜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為先務時金人雖北歸而金帥烏珠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

東南遂合五路之兵恢復永寧以牽制之金人果恐急
調烏珠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
陣殺獲頗衆會環慶趙哲擅離所部將校望塵驚遁諸
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於鳳
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來路孫渥賈世芳等聚兵於
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乃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
元年金將烏嚕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而
走烏珠合兵再至玠與弟璘邀擊大破之僅以身免詔拜

浚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西北遺民歸附日衆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既而詔遣王似副浚浚遂求解兵柄且奏似非將帥才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毀浚詔浚赴行在御史中丞辛炳復率同列劾浚浚遂以本官提舉洞霄宮浚既去國猶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有并力東南之意時朝廷乘浚去方欲講和浚乃上疏言狀未幾金人果入寇高宗思浚言策免勝非乃召浚除知樞密院事浚既

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烏珠擁兵十萬於揚州約日
渡江決戰浚長驅名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
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世忠因遣麾
下王愈詣烏珠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
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文書示之烏珠色變是夕遂
遁紹興五年除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知樞密院事趙鼎除左僕射與浚同心輔治時湖南巨
寇據洞庭屢攻不克浚恐滋蔓為害請以兵事盡付岳

飛行至醴陵因釋死囚數百給以文書使招諸砦因皆
驩呼而往遂降賊衆二十餘萬湖湘悉平浚遂奏遣岳
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議防秋之宜
七年浚以酈瓊叛引咎求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宫未幾臺諫交詆乃落職永州居住九年復
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初福建海
道通山東浚造海舟千艘將為直指山東計先是嘗用
岳飛計以蠟丸入偽齊地間劉豫豫果為金人所疑而

廢浚遂欲待其敗盟因權制變大功可集後金遣使以
詔諭江南為名浚五上疏争之十年金果敗盟復取河
南浚欲以海舟擣山東而秦檜方主和議遂除浚檢校
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一年封
和國公十六年浚極論時事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劾以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秦檜憾之
不已欲以大逆誣之檜死乃免紹興三十一年金主擁
衆百萬大入中外震動進浚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是時敵兵方焚采石烟焰漲天長江無一舟敢北行者浚前浚至岳陽買小舟冒風雪而進李顯忠兵屯沙上浚前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至建康即請乘輿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孝宗即位除浚少傅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昌等府

軍馬時金將富察圖們及知泗州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將為南攻之計浚欲及其未發制之乃奏遣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入泗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圖們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以為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召顯忠等還會金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宿州與戰南兵少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即上疏待罪而主和議者遂因毀之有詔

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尋復都督金帥移書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秦檜之黨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許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喻以四郡不可割不然當還使人罷和議因拜浚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都樞密使都督如故二年議進幸建康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山東淮

南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萬弩營所招淮南北士
及江西羣盜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
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積水為瀆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器
械俱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及聞浚來皆撤兵去淮
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又諭契丹約為
內應金人益懼湯思退乃令王之望盧毀守備不足恃
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謀官又論浚費國不貲浚遂固乞
致仕從之行至餘干得疾卒孝宗震悼輟朝發哀加贈

太師謚忠獻浚少有大志自為熙河幕官即遍行邊壘以觀山川形勢咨訪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以故悉知邊事本末所著有易解及雜説詩書禮春秋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曰栻曰杓

張栻字敬夫自少頴悟父浚即教以仁義忠孝之實以蔭除直秘閣孝宗初浚開府治兵栻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讎恥下閔中原塗炭而思有以振之者此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

陽府寧宗嗣位會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報至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斬為首者二人盡釋其黨歷進端明殿學士知建康以疾乞歸杓天資高爽吏材敏給事無凝滯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子忠純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以祖任入京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奪民間已許嫁女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嘉定間知寧國府夏旱請於朝得米十萬餘石忠恕核戶口

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藏助賑與常平使者議不
合遂以言去主管冲祐觀起歷戶部郎中理宗即位忠
恕移書史彌遠請行三年喪既而宰相率百僚請太母
同聽政忠恕復遺書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
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强務從抑損今吾君長
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耳寶慶初忠恕上封事一言
天變所係不宜委之分野二言先帝之喪甫經練祭雖
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降而為朞

流捜羅未廣遺才尚多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踈以介潔為不通以寛厚為無用以趣辦為强敏以拱默為靖共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言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妓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猶或間見今縉紳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所不為疏入朝紳傳誦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秘閣知

以此知卿不附權貴始終皆朕自擢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嘗講漢書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爲王意葢有所在也俄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内外制者南渡之後未見其兩逵有疾帝命國醫王繼先診視不治卒帝嘗稱逵文章似蘇軾因目之小東坡有棲雲樓集三十卷

蘇雲卿廣漢人少與張德遠爲布衣交紹興間出蜀居

於豫章東湖結廬獨居鄰曲皆愛敬之稱曰蘇翁不知其名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披荆舂礫為圃藝植耘芟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而味佳於他圃又不貳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紉過革舄人爭貿之以餽遠以故薪米不乏漑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人莫測也張浚為相客訪所在因馳書幣屬豫章帥及漕使令親造廬必為致之非折簡能屈也帥漕客遺物

朝固名不起趙雄在樞府言其賢詔轉一官賜三品服
趙汝愚復奏松壽掛冠勇退內行素飭除直秘閣不就
年九十餘卒蜀人號為牧齋先生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六歲徧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
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累言金必敗盟願
豫備禦及金使賀生辰傳金主悖嫚語於是乃議舉兵
遣成閔將禁衛五萬禦褒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
敵為虛聲欲以分我兵戍成其出淮奸謀耳朝廷竟遣

之既而金主自將號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及至權棄淮東錡亦回揚州乃以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衆謀軍事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名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

在瓜州聞李道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乃還揚州約諸將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渰殺之禍退有驅殺之憂奈何於是遂共弑亮亮既死敵乃遣使議和上因名允文入對慰藉嘉嘆詔遣措置兩淮允文至鎮江奏三策不報明年詔允文充川陝宣慰使允文至蜀與大將吴璘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會朝議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服州郡官兵退守蜀口允文爭

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時史浩參大政欲盡棄陝西允文連上十五疏諫勿棄不聽乃以允文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隆興元年允文入對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史浩誤朕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不得乞致仕猶請勿棄四州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已而金兵復至上方悔不用允文言乃起允文端明殿學士累拜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使尋罷政西歸復召

厚命書之時政記會選諫官允文以李彥頡林光朝王質三人皆鯁亮薦之不報而曾覿薦一人即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與右丞相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乃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詔進允文太傅謚忠肅允文所著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

是時舜臣對策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
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之遂屈下第累遷知饒
州德興縣為治以風化為先而除其煩苛時詣學宮為
諸生講說皆稱之曰蜀先生遷宗正寺主簿舜臣於書
無所不窺尤精於易著易本傳二十三篇又著羣經義
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
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
師崇國公

李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之薦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尋遷著作佐郎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為工部侍郎以言事奉祠卒心傳有史才然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故其襃貶或有不當所著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字貫之少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歷蓬州教授吳曦反脅之使從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歷兵部郎官出知果州卒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

趙之禮字安道資縣人少有遠識意氣豁如好義樂施尊賢睦族後孫雄貴累封少傅薛鄭齊三國公

趙雄字温叔隆興元年省試第一以虞允文薦乾道五年名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因極論恢

謗書以問奕奕喟然嘆曰士不愛一死而困於多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適宇文紹節宣撫京湖還曰僕亦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乃息後以寶謨閣直學士提舉崇福宫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贈通議大夫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禮備至精籀篆隷書所著有毛詩説論語尚書周禮講意及奏議雜文數十卷子彪孫為四川制置司叅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名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於元彪孫辭其使者曰吾之

固大位策之次也書具制置司不敢奏郤還之而罷嘉
熙間名為大學博士復上數千言其畧曰寧宗不豫彌
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
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塚斲棺取其尸而斬
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書請禪位近屬以洗不
義之汚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
丞相喬行簡聞之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若水
怏怏而還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後歸蜀居山中

袁至使吏執之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吾適盜庫金
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郡牓其居曰孝感坊

元

張𩓞灌縣人僑寓江右從金華王柏學六經語孟以及
周程張朱之言靡不潛心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延
至江寧遠近翕然尊而師之稱曰導江先生所著有經
說及文集行於世

虞汲仁壽人為黃岡尉與吳澂友善澂稱其文清而醇

蠻夷宜在羈縻不必重煩天討章再上從之名為御史
中丞劾罷丞相特們德爾進大都留守乞外拜四川行
省平章仁宗崩特們德爾復相逮世延至京下獄廹令
自裁世延不為動拜珠為言其寃文宗詔釋之仍拜中
書平章監修經世大典封魯國公還成都卒謚文忠子
伯夔州路總管死於囊嘉章之難贈蜀郡公謚忠愍
馮文舉什邡人初舉鄉試授漢州學正會達噜噶齊宴
僚屬以一手奉酒文舉不受拂衣去官後復登第歷雲

費氏灌縣人至正丁酉青軍入蜀肆行剽掠費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報今不幸而罹賊害不如死也遂自縊

乾隆御覽之寶